

高子卷第四

來民第十五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教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  
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一四  
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谿谷教澤可以給其材都邑  
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五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  
半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教不滿而百  
万其教澤谿谷名山大川之財物寶又不尽為用此  
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  
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叅居而并處甚寡萌賈息

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姦務本竹作以必人之復  
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  
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  
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  
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功以王吏之明為過見此  
其所以弱不奪三晋民者愛爵而復也其說曰三晋  
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今秦之所強者  
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豈釋秦之所  
以強而為三晋之所也弱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  
而臣切以為不然夫所以為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  
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  
以攻而敵之其所守也今之晋不勝秦四世矣自魏  
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晋之所  
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  
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士之  
義者今使任之三世无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立  
隄不起十年住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  
言曰意民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晋之无有也信秦  
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戚士而民苦也今  
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

所惡也然即山東之民无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謂也  
不然夫實墮什虛出天寶百万事本其所益多也豈  
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兵而伐則國  
家貧安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  
勝而天下不能令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  
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効也  
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給軍  
卒車騎令故秦共新民給蜀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  
王此以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實以大  
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

无異民而王何為受爵而重複乎周軍之勝華富之  
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无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為大功  
為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未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周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  
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  
亡民者幾何民容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為  
不可數也夫假使王之群臣有能用之費比之半弱晉  
不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今臣之所言  
民无一日之繇官无数錢之費其弱晉強秦有過三戰  
之勝而王猶以為不可則臣愚切不能已齊人有東  
郭敵者猶多願願有万金其徒清調烏不與曰吾將

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无於愛也故不如以先与之有也今晋有晋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啟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万世之所稱也以為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世而三晋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立今時而使後世為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難也

刑約第十六 篇七

賞刑第十七

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則兵无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民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明務國无異國明賞之猶至於无賞也明刑之猶至於无刑也明教之猶至於无教也所謂壹賞者利祿官爵搏出於兵无有異予也夫固愚知貴賤勇怯賢不肖皆尽其冒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為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夫故兵无敵而令行於天下万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万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以捍城者攻將凌其

城戰必獲之人軍攻必凌之人城郭尽城而有之名  
宝而致之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矣昔湯封於贊第  
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与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  
与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弁為列諸侯士卒坐  
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縱華山之陽縱牛於農  
澤縱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此周之  
粟以賞天下之不人得一勝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  
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居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自士  
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  
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  
破桀紂海内无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偃武事  
行文教倒載戟戈措物作為樂以申其德當此事也  
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无賞也所  
謂壹刑无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  
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  
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  
子有過必以其類断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  
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  
於罪无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曰重刑連  
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

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姦姦止莫有<sup>若</sup>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无刑民國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千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誓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况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東徵之畝勝荆人於城濮三軍之士止王如斬行之如流三軍之士无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輕<sup>於</sup>顛頡之脊曰而吾國治昔者周公且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衆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况踈遠天下内不用<sup>刀</sup>鋸於周庭而海内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死刑也所謂壹教者博聞辨惠信廉礼樂修行群黨任善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者挫雖曰駘矧巧倭享朴則不能以非切罔上利然貴富之門惡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賤富貴之門湯桀焉有常道而不禁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夫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壹教也民之欲貴富也其闔棺而後出而貴富之門必出於兵

是故民間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元教也此臣所謂叅教也圣人非能通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番要以致万物故寡教而多<sup>功</sup>圣人治国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圣人不必王<sup>主</sup>凡不必廢煞人不為暴<sup>賞</sup>賞人不為仁者国明也圣人以功授官乎爵故矣者不優圣人不着過不赦刑故姦无起圣人治国也審壹而已矣

畫策第十八

昔者吳<sup>英</sup>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麇不邠官无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擲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則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没以強勝弱以衆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礼夫婦妃匹之合内行切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以厯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治<sup>治</sup>於金陶於田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民地作矣名尊

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者  
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嘗有也民勇者  
戰勝敗已壹民於戰者民勇不能虛民於戰者民不  
勇聖王見王之敗於兵也故與國而責之於兵入其  
國觀其治兵用者強矣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  
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  
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  
遺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  
治之里死刑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間之治連以五  
辨之以章束之令拙天所處罷此无所生是以三軍  
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曰之亂也非其法亂也  
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潛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國皆  
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  
為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  
得而尚有姦邪盜賊刑輕也刑輕者無誅也必得者  
未者衆也故善治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  
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者故无刑也  
而民莫敢為非是壹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  
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善<sup>喜</sup>信而况  
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勢不能為

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為而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治或重明主在上所奉必矣則法可在賢則法可在矣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為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為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強或重強民固款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強民固不款戰又得无戰是謂重弱明主不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惡行非出入也知非出入也勇非力過也然民雖有至知弗敢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至民无億萬之教懸重賞而民不敢

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於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食爵祿者多塗亡國之欲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死爵而尊无祿而富无官之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為非而莫與人為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尽於内男事尽於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无所不見則群臣不敢為姦百姓不敢為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声而天下治所謂民者使衆不得不為所謂強者天下勝天下

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強不敢為暴，聖知不敢為詐，而虛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為其所好，而辟其所惡，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為，已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博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敵，令行而天下朝廷黃，黃鵠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麗麗臣臣，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而无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乎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如也，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故曰仁者能仁，非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為人，臣忠為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商子卷第五

境内第十九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其有  
爵者乞無爵者以為庶子級乞一人其元役事也其  
庶子曰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隨而養之軍爵自  
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非操出公爵自二級以上  
至不更命曰卒其戰也五人來薄為五一人羽而輕  
其四人能人得壹首則復夫勞爵其縣過三日有不  
致士夫大勞爵能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  
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伯將屯長賜

爵一級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霸主人將之主短  
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八人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  
百之令短兵七十六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固封尉  
短兵千人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輕短兵能一  
首則優能敗城之邑斬首八千以上則盈論野戰首  
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杖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  
也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為簪裊就  
為不更故爵為大夫爵吏而為縣尉則賜虜六加五  
千六百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故爵大夫就為  
公大夫就為公乘就為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  
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五大夫  
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受客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  
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為大庶長故大夫庶長故大  
庶長為左更故四更也就為大梁造以戰故暴首三  
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其縣四尉  
警中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  
九畝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其官之吏其獄法高爵  
警下爵級高爵能無給有爵人隸僕爵自二級以上  
有刑罪則矣罪則賜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小失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樹  
墓級一樹其攻城圍邑也國司空警其城之廣厚之

數國尉分地以徒校分積尺而攻之為期曰先已者當為寡國家已者嘗為寡殿再嘗則廢內通則積薪則燔柱陷隊之士面十八人之隊陷之士知疾鬪不得斬首遂五人則陷隊之士人賜爵一級死則一人後不能死之千人環規諫黥劓於城下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將軍為木壹與國正監與王御史參望之其先入者奉為寡口其後入者奉為寡殿其陷隊也盡其幾者幾者不足乃以歆級益之

### 弱民第二十

弱民口強口強民弱故有道之口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強弱則軌淫則有志弱則有用有用志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民善之則親利之用則和用則有任和則匱有任乃富於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姦多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蟲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蠹无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強兵易難強難弱民樂生安佚死難難正易之則強事有羞多姦寡賞无失多姦疑敵失必利兵至強威事无羞利用兵九必利勢必王故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強事與敵之所羞為利法有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齊國守安主

操權利故主賓賚多變國貴少變利出一空則口多  
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強亂  
則弱強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致物強去物者弱民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  
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民有私榮則賤  
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  
亂而戰故兵農息而國農高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  
農闢地高致物官法民三官生蟲之曰歲曰食曰美  
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撲必削農有餘食則薄燕於  
歲高有注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為率六

蟲成俗兵必大敗法枉治亂任善信多治衆國亂言  
多兵弱法明省任力言息治國言息兵強故治大國  
小治小國大政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  
民強國羸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故民  
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故以強重弱弱重  
強王以強政強存以強弱政弱強去強存則弱強去  
則王故以強政弱削以弱攻強王也明主之使其臣  
也用必加於功賞必尽其勞人主使其民信如此日  
月无敵矣今離婁見秋毫之末不能以明日易人鳥  
獲牽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至矣在昧性也不

能以相易也今當世之用易者皆欲為上圣奉法之  
謂也皆法而治此任道重遠而无焉馬濟大川而无  
舟濟也今大人衆兵強此帝王之大也資苟非明法  
以守之也與危亡為鄰相明主察法境內之民无辟  
注之心遊處之士迫於戰陣万法民疾於耕農有以  
知其然也楚國之民<sup>高</sup>疾而鈞速若飄風宛鉅鐵拖  
利若蜂蠆負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以為池汝潁以  
為恨隱以鄧緣以方城秦師至郢郢奉若振擣唐箴  
死於垂涉疋蹻發於內楚分為五地非不大也民非  
不衆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无之

解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

第二十一篇七

外內第二十二

民之外事唯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民之矣謂輕其  
賞少而威薄注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注道為辨智者  
貴游官者在文季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  
戰而事之矣故其賞少則聽者无利也威薄則犯者  
不害也故向注道以誘之而以戰輕法戰之是謂設  
鼠而餌以狸也亦不幾乎故款戰其民者必以重法  
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注道必塞為辨智者不貴游宦

者不在之季私名不顯多威有嚴民見戰賞之多則  
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若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若  
生而注道又塞以此遇敵是以百石之弩射飄藝也  
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名於農故輕治不可以  
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技巧之人利而游食  
者衆之謂也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  
商富末事不禁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故  
農用之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  
令商賈技巧之人无繁則懣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  
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  
市利之租之重則民不得无亩田不得不易其食食  
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衆食不利而又  
加重徵則民不得无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  
民之力尽在於地利矣故為國者建利尽歸於兵市  
利尽歸於農建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故  
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

君臣第二十三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  
貴賤制節爵名伏立号賞以别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  
衆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姦邪生故立法

制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則君尊以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令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智不能以治明主之治天下也豫法而治案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以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廛者足以養二親治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智皆功而以奢故軍事不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官可令孝向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孝向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先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今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議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而三者之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為之或談議而棄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事之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奢也故明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

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言中法則辨之事中法則為之行中法則高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強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 禁使第二十四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不審也夫貴高罰下而上无必知其道也與無同道也凡知道者勢教也故先王不恃其強而恃其信而恃其教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深淵者知千仞之深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教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火

而离婁不見清朝曰鷦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主不察察官而潔陳教而物當今官恃多官衆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教者不然也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然焉非焉故先王貴勢負曰人主執虛後以應則物應稽驗稽驗則姦得臣以為不然夫史爵制決事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書以定事以一歲別計而生主以一聽而主以一聽見所疑焉不可蔽贖負不足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

薄則耳目不得不聞故物至則寔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罪避如自不能以所見遁心今亂國不然恃吏吏雖衆同躰壹也夫聞躰壹者相不可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弃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為隱上与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驕虐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能言則驕虐無所逃其惡矣利異矣利合而惡同者父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為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於蓋矣者不能尽不肖者不能損故遺矣去智治之教也

慎法第二十五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亂者治故小亂大治而大亂人主莫能不治其民世無不亂之國矣謂以亂其所以亂者夫奉矣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亂世之所謂矣者言正也所以為善正也黨也聽其言也則公為能問其黨以為然故貴之不待其有功誅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執正使汚吏有資而成其姦除矣使人有資而施其巧許初假吏民姦詐之本而求端慤

其未禹不能以使十人之衆庸主安能以御壹國之  
民彼而黨與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奉一與  
民民倍主位而嚮私交主位而嚮私交則君弱而臣  
強君人者不察者也非侵於諸侯必却於百姓彼言  
言說之勢愚智同孝之士孝於吳言說之人則民釋  
寔事而誦虛詞民釋事寔而誦虛詞則力少而非多  
君人者不察也以戰必損其將以守必賣其城故有  
明主忠臣產於今世而散頌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  
於破勝黨任鄙去言談法任而治矣使吏非無以守  
則雖巧不得為姦使民非戰無以効其能則雖險不

得詐夫以法相治以類相奉者不能相蓋此言者不  
能相損民相見言無益相啗拊惡見警言无損習相  
增不相害也夫愛人者不阿增人者不害愛惡各以  
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國巧以千乘能以守  
者自存也万乘能以戰者自完雖桀為主不肯誦半  
辭以下其敵外不能戰內不能守雖堯曰為主不能  
以不臣諧謂所不若之國自此觀之國之所以重主  
之所以尊者力也於外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  
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无耕危者无戰二者孝子  
唯以為其親忠臣唯以為其君今欲歐其衆民与至

孝子忠臣之所難臣以為非劫以刑而欲以賞莫可  
而今夫世<sup>俗</sup>治者莫不釋法度而任辨惠後功力而  
進仁義民故不觸耕戰彼民不歸其力於耕即食屈  
於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人而食屈於內出  
而兵弱於外雖有地<sup>方</sup>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  
寔也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為  
之非如孝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  
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sup>之</sup>民莫不先觸耕戰而  
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強能行三者於境  
內則<sup>霜</sup>王之道畢矣

定分第二十六

公問於公孫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皆明且欲使天  
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公孫鞅  
曰為法令置官置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為天  
下正則奏子天子各則主法令之則主法令之皆  
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民敢怠行主法令之所謂  
之各各以其志<sup>所</sup>之法令各罪之主法令之吏有迂從  
物故轍之轍使孝讀法令所謂為之程式使回曰教  
而知法令之所謂千中程為法令以罪之有敢剗定  
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向法

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而欲向之法今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向法

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  
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  
之吏即以左勝予吏之問法全者主法令之吏謹藏  
其右勝木神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即後有物  
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為法  
令為禁室有銚鑰為禁而以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  
室中封以禁印有擅發禁室印及人禁室視禁法令  
乃禁到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以禁令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乃吏

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乃吏皆  
此秦壹法官即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今季向拜所  
謂吏民知法令者曰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  
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能敢以非礼法  
遇民民不敢犯法以有法官也遇民不修法民則向  
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  
之吏公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  
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辨患不能開一言  
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智詐賢能者皆  
作而為善皆務自治奉耕由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

法明白易知而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  
所以脩民也猶欲无飢而去食也欲去寒而去衣也  
欲東西行也其不幾二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  
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  
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務而逐之名分已定貧資  
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  
人以異而无定人主為法於上下下議之於下是各  
不定以下為正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  
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姦之而况衆人乎此令姦而大  
起人主奪威勢之國滅社稷之道也今先聖人為書

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  
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聖人  
為必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  
名分定則大詐真信民皆慤慤而各自治也故夫名  
分定勢治之也名道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  
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  
治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夫微妙意志之言上智  
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者而不正者千万之一  
也故聖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智者而後能知之不  
可以為法民不尽知矣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為法民

不盡矣故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各正愚知偏能知之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歸令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萬知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商君書自范氏奇書外別無舊刻則此舊鈔為足貴矣此本為馮知十所儲其原當為近古頃以程刻對勘一過得異字數十第其詞旨亦有不可通者或展轉傳錄而致耳

竊北歸更考訂之癸酉四月傳增湘校畢附記

商子卷第五終

